



門十
卷 6

藏書

圖書

張仲景先生傷寒一百十三方發明

構李徐彬忠可甫著

錢塘陳師錫升菴甫叅

太陽上篇

桂枝湯

桂枝

三兩去皮味辛熱

芍藥

三兩味苦酸微寒

甘草

二兩炙味甘平

生薑

三兩味辛溫

大棗

十二枚擘味甘溫

右五味咬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渣適

寒溫服

一升服已須臾熟稀粥一升餘以助

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通身熱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二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猶在者更作大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麴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論曰表受邪必從表驅出之爲便衛爲陽分風爲陽邪桂爲陽藥故風勝者以之爲君辛以平之也

取桂枝本乎天者親上也然陽盛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幸陰之僅弱未曾受邪故以芍藥一味堅之東垣所謂桂枝湯爲陰經榮藥政言其和衛氣使陰氣不泄之功也若發汗過多又手冒心心下悸此營氣已動幾於無陽而陰獨矣又何堪以芍藥之酸寒堅其凜冽之勢故竟以桂枝甘草二味固表緩中若但誤下而脉促胸滿此陰邪入腹而表未清故於桂枝全湯單去芍藥益陰邪不宜芍藥且恐其復助陰邪下入腹中也至於傷寒脉

浮脚攣誤攻其表而厥者以溫藥令其厥愈足溫之後隨與芍藥甘草湯以伸其脚芍藥得甘草能和其中也觀其出入則桂枝湯之所以用芍藥可知矣若陽脉濶陰脉絃法當腹中急痛而用小建中湯卽以芍藥爲君桂枝等佐之因表虛裏虛不相同而迭爲主用則仲景之桂枝湯但取解肌散表而不欲動營之意不更躍然哉若薑棗之用不獨發散專行脾中之津液而和其管衛也有疑芍藥爲赤芍者非也歟熱稀粥乘內未受邪扶其中氣

五苓散

以助藥力也。

散
猪苓 十八銖 味甘平 去皮 沢瀉一兩 六銖
半朱酸減 茯苓十八銖 未甘平

利芝甘平去皮 湿漬半味酸
肉桂半兩去粗白术十八銖
皮味辛熟味甘平

附皮味辛熱
白味甘平

煖水汗出愈。

論曰太陽者膀胱也。邪尚在表。則經熱。經熱。則身熟。惡寒邪。或入裏。則腑熱。腑熱。則煩渴。或小便不利。五苓散。利水藥也。而仲景用之。反以有渴爲主。

或胃乾脈浮者。或浮數煩渴者。或渴而口燥煩者。
或便數而欲飲水者。豈不知燥渴數熱去水則失
潤耶。謂渴雖燥熱。津也。而燥熱之由。則以膀胱
爲津液之腑。因太陽隨經之熱鬱於膀胱。故逆上
而爲燥熱。爲煩渴。在本經。則小便不利。是燥熱爲
渴之本。膀胱又爲燥熱之本。惟以五苓通調水道。
則火熱自化。而津液得全治渴之本也。然太陽之
經與腑氣本相通。故有經之餘邪襲入腑。爲煩渴。
而經熱未除者。亦有腑邪盛。而牽定經絡。致表未

全解者。五苓中有桂以解表。緩水以助汗也。苓澤
以蕩熱。白朮以建中。而內外之邪頑清。所以五苓
爲兩解表裏之首劑。若無表。則竟去桂矣。故又有
四苓之用也。白虎湯亦治煩渴。乃表證已解。邪去
太陽。故不責膀胱也。

桂枝加附子湯

於桂枝湯內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餘依

前法

論曰。漏與亡陽不同。亡陽者是真氣大洩。有虛無

邪故或陽虛而陰盛如入寒冰地獄爲厥逆下利等證則以內寒爲重宜四逆湯以薑附溫經矣或內怯外虛則爲心悸頭眩身瞶動振振欲擗地如身全無外廓則以汗洩爲重宜真武湯苓术生薑兼芍附以溫經攝水矣若漏是已得汗而復爲風邪所襲風宜有汗因循不止雖非亡陽之大脫然槩比太陽之中風證則加虛燥矣於是又有表則惡風津液外泄而下燥則小便難兼以衛氣外脫而膀胱之化不行也筋脉無津液以養則爲四肢通其邪鬱也

微急難以屈伸兼以風入而增其勁也此陽氣與陰津兩亡更加風氣纏綿若用四逆則不宜乾薑之剛燥用真武則不宜芩术之滲溼故用桂枝湯加附子以固表驅風而復陽斂液也然觀此方更用於風溼相搏身體盡痛不能自轉側者則知此處尤著眼在四肢難以屈伸故加附子以溫經而桂枝加桂湯

於桂枝湯內更加桂二兩共五兩餘依前法

論曰此乃太陽風邪。因燒針令汗復感於寒邪。從太陽之腑膀胱襲入相合之腎藏而作奔豚。故仍從太陽治例用桂枝全方倍加桂者以內洩陰氣兼驅外邪也。仲景止言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原未嘗及驚。成氏因金匱要略病有奔豚從驚發得之。腎氣欲上乘心之語。遂註心氣因驚而虛。腎氣乘寒而動。是又註腎水敢於乘心之故也。然亦有心經素虛不盡。由於驚者矣。喻先生述一婦病外感。服表藥後忽面若裝朱。散髮叫喘。雙

手上揚卽以加桂方與之。頃卽定。又推言凡發表誤入寒藥。服後反加壯熱。肌膚起赤塊。畏寒腹痛。氣逆而喘者。或汙時覆蓋未周。被風寒復侵。紅腫喘逆者。俱宜同此例。真可謂善學古人者矣。

桂枝人參湯

桂枝四兩去皮味辛熱甘草四兩炙味甘平白朮三兩味甘平

人參三兩味甘溫

乾薑三兩味辛熱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入桂更煮取三升溫服半升日再服夜一服

論曰此證之心下痞鞭下利不止與生薑瀉心湯證心下痞鞭下利同與大柴胡一證心下痞鞭下利亦同此獨主桂枝人參湯者蓋生薑瀉心在汗出解之後有裏而無表故但滌飲清熱大柴胡證與此證則俱表不解矣但大柴胡證曾汗出則似太陽已解又嘔吐亦類兼少陽故竟主大柴胡湯以表邪欲去未去因自汗而非因誤下則痞鞭爲實邪故加木黃枳實以攻裏而兼芍藥以和之也若此證則數下之又利不止且表裏不解是裏虛

不守而利正虛邪湊而痞也故主桂枝人參湯以救裏虛但表未解故於理中湯加桂枝以監之而革理中之名乃表法之變而用理中然理中而仍不礙表則因所誤而法偶變耳所以桂枝新加人參湯中倍芍藥者以誤汗而陽虛邪湊恐陽孤無偶用芍藥以和之俾不至散亂也此桂枝人參湯中獨去芍藥者以誤下而邪入於陰芍藥陰寒不能散陽邪耳况下藥皆寒內已陰寒何堪再益也葛根芩連湯

葛根 半觔

甘草

二兩炙味甘平

黃芩 二兩味苦寒

黃連

三兩味苦寒

論曰成謂下利脈微遲邪在裏也若促爲陽盛此雖下利而脈促知邪在表是也又謂病有汗出而喘者爲自汗出而喘也卽邪氣外甚所致此之喘而汗出爲因喘而汗出也卽裏熱氣逆所致故用此湯以散表邪除裏熱是也獨用葛根義何取乎

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至減一升更入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二次溫服

蓋證屬桂枝醫反誤下則熱邪之在太陽者未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腑所以其脉促急其汗外越其氣上奔則喘下奔則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專主陽明之表加芩連以清裏熱則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矣甘草甘溫調其胃耳

桂枝去芍藥湯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餘依前法論曰此方主誤下而脉促胸滿也然此條之誤下脉促與用葛根芩連湯者同而無下利不止汗出

等證更見胸滿則陽邪仍盛於陽位幾與結胸同變但滿而不痛且諸下證未具胸未結也故取用桂枝甘草之芳甘薑棗佐之以亟散太陽表邪去芍藥者以誤下故不敢用恐其助內入之勢復領陽邪下入腹中勢必胸滿不已而爲腹滿也且誤下則腸胃爲苦寒所傷者不堪復寒芍藥屬陰陽邪所宜徒令下焦積虛而陽邪湊之耳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

八片餘依前法

論日前桂枝去芍方以陽邪盛於陽位欲一劑掃之故不復用和陰之法而去芍以絕其留連此亦誤下而致脉促但邪盛挾虛而微惡寒又原病未解即是陰邪因下而加盛陽邪欲解而頓虛陽虛欲脫之象騁騁可虞故卽於去芍方中加附以溫其經使發表溫經各行其事政與麻黃附子細辛湯以發少陰表裏之邪相彷彿耳按此與芍藥甘草附子湯證表不解而惡寒者相似加附同去桂

去芍相懸者。蓋彼但表裏不解。勢甚平常而反惡寒。則以惡寒爲重而去桂。以急和其內此以脉促而因誤下。則表邪留擾爲急故去芍而以桂枝清表耳。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箇去皮

尖餘依前法

論曰此本爲太陽中風下後微喘表未解者用之不言脈緊必非無汗者也故仍用桂枝湯但誤下

該利不利而喘是氣因誤下而上逆與虛證不同故於桂枝解表中加厚朴杏仁以利下其氣亦微裏之意也。

桃仁承氣湯

桃仁五十箇去皮

大黃四兩

芒硝二兩

桂枝

兩去皮味辛熱

甘草二兩炙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入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二服當微利論曰脉未至沉邪與血搏蓄膀胱結未堅也但膀

膀爲太陽寒水之經。水得熱邪，加血搏之，則沸騰而上侮心火，所以如狂。其血稍行，故云外不解，尚未可攻。殆至以藥解外表邪，新去裏血，易動，所以不用抵當湯。而用桃仁加入承氣，其加桂枝者，一恐餘邪稍有未解，其血得以留戀不下。一恐膀胱在下，藥無向導，則運轉不靈，然利小便之藥略入一味，即是利水非利血矣。故因太陽腑邪，仍借太陽之藥，憑硝黃之勢，相將而成解散之功也。王三陽所謂厚桂而非枝，疑枝之觀上而不下，也不知。

肉桂但有溫補之功，不能解太陽隨經之瘀熱。此雖桂枝而有硝黃以掣之使，下豈若甘草薑棗，并作一隊，共爲辛甘發散者乎？觀桂枝加桂湯以伐腎邪，而治奔豚也，亦用桂枝。其治膀胱之非肉桂可知矣。

抵當湯

水蛭三十箇

蒸熟味鹹苦寒

蟲蟲三十箇

蒸去翅足味苦微寒

桃仁二十箇

去皮尖味苦甘平

大黃三兩

酒浸味苦寒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升不下再服

論曰表邪在脈宜浮而反沉脉沉胸宜結而反不結證極可疑乃少腹鞭滿小便自利而人反發狂然後知上焦之表證脈相反蓋經腑本通總太陽之邪相爲留連不足慮也且前如狂而此發狂則熱邪已攻心矣前血自下此小腹鞭滿則血蓄更堅矣桃仁承氣自不足以動其血且小便因氣化而出血不與之俱出是少腹中所結之血旣不附氣而行更有何藥可破其堅壘哉所以用抵當湯

之峻單刀直入斯血去而邪不留并無藉桂枝分解之力耳然抵當湯爲重劑當用而不用與不當用而用貽害非淺故復以身黃一證如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爲無血申辨之見小便不利乃熱瘀膀胱無形之氣病爲葵黃之候也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然後小腹滿者尤爲有形之血耳

十棗湯

芫花

熬味
辛苦

甘遂

苦寒
甘溫

大戟

苦寒

大棗

十枚
甘溫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太
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
七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
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論曰下利嘔逆上手下交征勢最孔亟設非痰飲卽
是太陽表邪作嘔協熱下利矣表裏不明禍在反
掌故以汗出不惡寒知其表解心下痞鞕滿引脇
下痛乾嘔短氣知其裏未和可疑者發作有時及
頭疼耳不知痰溼壅燥氣溼困於中則滿燥攻於

頭則疼且發作有時則與表證之晝夜俱篤者大
不侔矣但較之結胸則位卑在心下而非陽邪較
之痞證同屬陰邪而多頭疼乾嘔明是邪搏痰飲
勢極洶湧水氣下胃而利邪隔在頭而疼也故以
芫花之辛甘遂太戟之苦大棗之甘以益土而勝
水其不用芩連乾薑等者痰飲竊據勢同篡漢之
莽非單刀直入則漢兵雖多無益成敗耳

大陷胸湯

大黃六兩去皮苦寒

芒硝一升鹹寒

甘遂一錢苦寒

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入芒硝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論曰識得太陽結邪甚高必用陷胸之義不獨瀉心承氣可無混用卽結胸證中種種變態自可意會而得如脈遲禁下有時脉浮誤下動數變遲以陽邪結上焦不能復鼓也然鬲內拒痛心中懊憹非汗多惡寒脉遲者比以驟變故也如結胸屬太陽有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且舌上燥渴日晡所小有潮熱而似陽明者以從心上三字

辨其爲太陽陽明而治從太陽結胸例有時傷寒頭汗出而審其爲邪結在高陽氣不能下達有時傷寒脉沉緊心下痛而非胃實知其爲寒因以致熱實不同於中風之陽同於中風結胸之熱已上四證槩非大陷胸不可者蓋結胸雖非若痞之挾飲宜瀉然太空之地單氣不能結亦必藉痰溼而邪聚至高故用藥必由胸脇以及腸胃湯滌始無餘否則但下腸胃結熱反遺胸上痰飲也由是高之又高進而至頸項強則變而爲大陷胸丸雖高

不如正結降而爲小陷胸湯總於極高稍下辨之而不離陷胸之名以爲太陽裏邪必從高爲辨也若諸瀉心則於挾熱挾寒挾飲辨之三承氣則於熱勢之微甚虛實辨之而不從高下一起見矣若太柴胡亦有因結在胸脇者然挾表則雖高而結未甚不得從陷胸之例矣豈非太陽結邪有必不可混同於他下證者唯此高下之間耶但以痛不痛爲辨似未詳矣

大陷胸丸

大黃 半斤 味苦寒

葶苈 半升 煎熬味苦寒

芒硝 半斤 味咸寒

杏仁 半斤 味苦甘溫去皮尖熬

右四味搗篩一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水一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禁如藥法

論曰結胸邪高原比心下痞塞者不同所以仲景前另出正在心下之條見結不止在心下也然至項亦強如柔痓狀但仰而不能俛爲高之至肺中

嘔滿至急可知矣故於大陷胸湯又加屬火性急
遂水之葶藶以洩陽分肺中之氣閉加杏仁兼治
肺中風熱散結利氣但胸邪十分緊逼大陷胸湯
恐過而不留卽大陷胸丸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
連津服之又加白蜜留連而潤導以行其迅掃之
能也

太陽中篇

麻黃湯

麻黃三兩去節味甘溫桂枝二兩去皮味辛熱甘草一兩炙

杏仁七十箇湯炮去皮尖味辛溫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一升去上沫內
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入合覆取微似汗
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論曰寒傷營太陽經最在外故先受之而營血不利則骨節皆痛頭身腰皆經之所過也寒氣勁切

故令脉浮兼緊。汗卽血也。在營則爲血。在衛則爲汗。寒傷營。營血內濇。不能外通於衛。衛閉固。津液自鬱。故無汗。發熱而憎寒。然邪必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包羅一身。是證雖屬太陽。而肺實受邪。氣故輕。則時兼面赤。肺鬱欬嗽。有痰胸滿重。而暴則爲喘。皆肺氣膿鬱也。麻黃中空。味辛性熱。爲肺家專藥。肺主氣血。隨氣行。故用麻黃甘草同桂枝引出營分之邪。達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氣。是則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

小建中湯

兼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觀朱肱於夏至後用此湯。每加石膏知母。意可知矣。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三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芍藥六兩味酸微寒 生薑三兩切 膠鈎一升味甘溫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鈎更上微火。消解溫服。平升日二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論曰。此桂枝湯加膠鈎也。證本傷寒。而借用桂枝。

者君以飴糖又加芍藥則桂特和表而建功於中矣。其所以先建中者謂寒邪與風邪不同風邪原刻外熱寒邪值中氣虛寒之人留連胸中雖只二三日邪氣在表未當傳裏之時卽爲悸者陽氣內虛也煩者陰火內動也將來邪與虛搏必至危困故乘寒邪未盡變熱之先建立中氣則邪不易入卽入亦足以禦之也倍芍藥者桂枝解肌皮膚爲近制小其服建中補内心腹爲遠制大其服耳如腹痛芍藥尤宜故陽溢陰弦腹中急痛者亦用之

茯苓甘草湯

茯苓二兩味

桂枝二兩去皮

生薑三兩切

甘草一兩炙

味辛溫

味甘平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論曰傷寒原無汗忽自汗必是傳陽明然無陽明證是不傳陽明而傳太陽之腑矣有渴有不渴甚不甚之別也然曰傷寒汗出不曰表解是腑邪十之二而表邪仍十之七也故於桂枝去棗芍以直解其邪加一味茯苓利膀胱之氣亦內外兩解但

重在表也。若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厥則爲寒邪內中假使無水氣，雖甚陰寒不至陵心，何爲悸也？既以水氣而悸，是全裏而無表，亦以此湯解之者，蓋水氣之壅，有或爲之主也。若非太陽之邪，不能上逆心間，故以生薑爲君。茯苓爲臣，下其水桂甘爲佐，解其初入太陽之寒邪，稍久則陰勝而陽負，入胃爲利，卽此飲矣。故須先治始後治厥，不過易以溫經之劑耳。倘先施之於治水，則太陽之邪非其宜矣。彼少陽亦有悸，小柴胡正兼飲爲治，亦先治。

之意也。按此與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茯苓桂枝甘草白朮湯不過太棗白朮生薑三味相爲出入，而主治各異。蓋發汗後，臍下悸，雖有以臣伐君之勢，地遠而卑，此門庭外之寇，故以太棗扶土，固其城守，而漸致蕩平，心下逆滿，氣上衝胸，如據防要，君至誤汗，而振搖傾覆之恐，舉國共之，此城社之禍，故以白朮固本，使窮伐有權，而徐圖恢復。若此之厥，而心下悸，則是削弱之國賊居肘腋，寢殿爲之振動，非有勤王急師，則苗劉之禍，頃刻剝床故。

以○生○薑○之○辛○開○痰○逐○逆○一切○城○守○固○本○之○策○皆○屬○
迂○濶○非○救○時○急○務○耳○因○生○薑○亦○能○發○散○合○桂○甘○勢○
極○犀○利○故○得○茯○苓○而○兼○效○兩○解○之○續○此○如○圍○鄭○之○
師○而○并○勦○外○來○之○竇○建○德○其○將○將○者○不○同○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

芍藥三兩味

甘草

三兩炙
味甘平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

八片味辛熟

已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

服

論曰凡曰發汗證必寒因則無不惡寒者也今汗後而表不解是證仍如故而惡寒獨曰反比前有加也惡寒表徵也不因汗解而反有加豈表邪因汗而更甚乎其爲營衛新虛而汗過陽弱可知故於陰則甘芍以收之而和其未和之營衛於經則附子以溫之而固其已弱之陽比四逆則去乾薑之陽而加芍藥和陰爲異比甘草芍藥湯之和陰則加熟附太熟爲異比凡續行解表者則全不用桂麻爲異似乎立方之意全不爲表裏起見而但

爲陰陽起見藥雖只三味其用法之神變可勝道哉蓋仲景於表未解原有更汗之條此特拈出治法之獨異者以見惡寒在發汗後須作陽虛之慮有如此也否則將復解散不蹈虛虛之轍乎

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

論曰此湯本爲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曰發汗其初爲麻黃證可知汗後身疼或初挾微風汗大出陽氣暴虛邪不能盡出而餘邪挾虛作痛仲景所謂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也更脉見沉遲挾虛無

疑矣然槩曰脉沉遲乃六部皆然與尺遲大異尺遲乃素虛此爲發汗新虛卽有餘寒必因微風相滯但非因誤下則裏未受寒故於桂枝方中但倍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以去邪用參二兩以輔正然人參固表桂枝解肌合用非本懷也故曰新加見權宜之意耳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四兩去節杏仁五十箇去皮

甘草二兩炙石膏半斤碎綿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一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論曰大青龍原爲傷寒無汗而且煩躁者如發汗後無桂枝之證但汗出而喘無大熱明是肺有偶感之寒胃因鬱熱如大青龍證而不兼風者也其汗者已經汗而不復閉固者也故於大青龍湯中去桂枝薑棗惟用麻杏甘石驅寒化熱一舉兩得耳若寒非偶感則內不鬱熱而竟用麻黃湯無石膏矣若稍有桂枝證而兼寒多則必無汗而用大

青龍矣故下以飲水必喘水灌必喘明其發汗後偶然得寒而喘之由見非如初感之寒可以竟用麻黃湯亦非風寒兩感而有鬱熱必須全用大青龍者比故斟酌而用青龍湯之四較麻黃湯則去桂也若下後亦無可行桂枝之證乃汗出而喘無太熱者亦用此湯謂本麻黃證誤下而表邪不去故下寒以久鬱而熱上寒以未解而喘欲用桂枝而無其證欲用麻黃而遺其熱故不若於麻黃湯中去桂易石膏爲恰當耳若槩言汗下後不可更

行桂枝爲戒之之辭。則仲景於誤汗下之證復用桂枝者多矣。此何獨戒之深。且於汗後復兩贅。致喘之因而下後。則不復贅也。若所謂太熱者。惡熱警渴之類。不獨表熱也。必察其無太熱者。恐類白虎證也。蓋汗出乃白虎之一而無大熱。不若白虎之甚。且喘則肺復因寒而火鬱。不若白虎之專有裏熱耳。總是此湯意在解鬱清熱而不主於發表。發表不遠熱。而石膏非所宜矣。然仲景所以諄諄者。正恐人以傷寒已得汗之證。認爲傷風。有汗而

誤用桂枝故特出誤汗誤下兩條示以營衛分途一涉於寒同歸麻黃一治而不可混施有如此也

桂枝甘草湯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味辛熱 味甘平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溫服

論曰陽本受氣於胸中。發汗過多。陽氣太洩。則胸中陽氣不足。故叉手冒心。然不說到陰血上方。用桂枝甘草固表緩中。亦非養血也。彼臟結證。則云腸下素有痞積。故臟結無陽。彼太陽病發熱惡寒。

熱多寒少，脉微弱，則曰此無陽也。今發汗過多，而
又手冒心，心下悸，陽微故也。不曰無陽者，彼多熱
邪。此則單虛，彼以見熱，而無陽。此則汗大洩，而陽
弱也。故但以桂甘扶其陽耳。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

半斤味甘平

甘草

三兩炙味甘平

大棗

十五枚擘味甘平

桂枝

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一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爛水

法取水二斗置大盤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
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論曰：凡人腎水能制心火，所以無焚如之患。然惟心陽本強，而藉腎水調劑，故心雖受制而實受益。如陽男操家，而婦女之陰能爲陽之守也。汗本心液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虛而不能自主腎邪。欲上陵心，故臍下先悸，前爲陽之守者，今欲爲陽之寇。茯苓桂枝直搗腎邪，甘草太棗扶脾土以制水土，乃心之子。子強而仇可制也。煎用甘爛水者，揚

之于遍取其性走而速下以達病所且水力輕微
不爲腎之助也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厚朴半斤去皮炙味苦溫 生薑半斤切味辛溫 半夏半升洗味辛熱

人參一兩味溫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

三服

論曰凡吐後腹脹與下後腹滿乃因宜汗不汗誤與吐下表邪乘虛入裏邪氣盛則實之證也若發

汗後表邪已解而腹脹滿知非裏實緣脾胃氣虛津液搏結陰氣內動壅而爲滿也故以厚朴之若泄腹滿半夏生薑之辛以散滯氣人參甘草之甘以益脾胃

生薑瀉心湯

生薑四兩切

甘草三兩炙

人參三兩

乾薑一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洗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

溫服一升日三服。

論曰瀉心諸湯及陷胸湯本爲太陽表邪未解誤下而成痞與結胸證同是胃氣受傷之故但陽邪從陽故結胸證當着眼在胃中空虛客氣動鬲八字是正氣不運而陽邪先傷其鬲故陽邪卽據陽位而熱聚鬲上甚則項強治法以驅熱爲主而用硝黃陰邪從陰故痞證當着眼在胃中不和腹中雷鳴八字是胃氣餒弱而陰邪不能上鬲反注腹中故陰邪必與陰水爲伍而搏飲心下甚則下利。

治法以逐飲爲主而用薑半然亦有不因誤下胃氣本虛者津液素匱復因發汗而外亡邪入而內結則心下亦遂痞鞭伏飲搏聚胃氣不足以開之也於是胃病故乾噫食臭食入而噯餽酸也胃病而水不下故脇下有水氣飲入而旁滲脇肋也胃病而胃中水穀不行腹中必搏擊有聲下利而清濁不分也或言生薑瀉心因於食則謬矣水穀不分亦由胃虛也故用參甘棗以補中乾薑以溫胃生薑半夏以開痰飲而以芩連兼清其邪也此不

傷寒原方
因誤下而反大補其胃者要知不因下而致痞若此虛非尋常之虛且未經誤下反受補而無變耳

甘草瀉心湯

甘草 四兩

黃連 一兩

乾薑 三兩

半夏 半升洗

黃芩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

溫服一升日三服

論曰此卽生薑瀉心湯去生薑人參而倍甘草乾薑不專治結熱而治胃虛也旣治胃虛正宜用人

參而去之者胃經再下虛而加寒急則治標當以溫之爲要矣人參能補氣而溫中之力緩且能壯陽而去虛熱之功亦緩故寧去之而倍甘草甘草能調中且生用則去虛熱也生薑止嘔而反去之者復下益痞是痞因虛而益非因邪而益也虛則生薑之辛未開其飲先虛其中故倍用乾薑代之以溫胃開痞而君之以甘草則甘溫之益雖非人參而有恰當之妙也中滿忌甘而此反多用甘草以除滿正內經所謂塞因塞用之理也若芩連半

棗甘不過瀉心湯之偏裨耳。但易一主將而二軍。効命故瀉心湯以此五味爲專征不易之旅耳。

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黃二兩味 苦寒 黃連一兩味 苦寒

右一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論曰此湯與附子瀉心又瀉心湯之變法也諸瀉心湯主滌飲以驅熱此則主氣之虛熱矣浮緊之脈爲寒寒爲陰邪誤下入裏果與內飲搏結必鞭

滿矣今不鞭而瀉是證非痰飲乃外之陰邪與身中之陰氣相遇而痞聚心下也鬱熱上逆惟苦寒可瀉之故用大黃黃連然氣本輕浮故關上脉浮浮則易散故不用他藥以滯之猶恐其下之不速用甘爛水取其輕而易下謂氣本因寒逆鬱爲熱急驅使散久留則生變也若證有心下痞而表未解者亦虛氣也故表解後亦用此湯謂蠲飲補中爲瀉心湯本旨總非虛氣所宜故此特別異於諸瀉心湯而爲治也

附子瀉心湯

大黃 二兩

黃連

黃芩 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破別煮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論曰大黃黃連瀉心湯主氣熱此則又主瀉虛熱且溫經矣脈浮緊而復下之虛寒可知以致緊反入裏假使內氣不緩何至凝結爲痞殆內虛寒壅閉塞而成痞已切履霜堅冰之戒况復汗出惡寒

可更以三黃恣攻其因寒而虛因虛而上逆之氣痞乎故於三黃湯內另煎附子汁和服以各行其事而共成傾否之功亦用甘瀾水者附性雖走下能救三黃之偏而敦其本不能因三黃之寒而無損於上故亦欲因水性之輕脫而速下也

半夏瀉心湯

半夏 半升洗

黃芩 苦寒

乾薑 辛熱

辛平

人參 以上各三

黃連 一兩

甘溫

甘草 三兩炙

甘平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二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論曰此卽生薑瀉心湯去生薑而君半夏也蓋五六日嘔而發熱證似少陽但發熱而非往來之寒熱且太陽亦有嘔實難識辨故服柴胡而不解遷延未罷設誤下而成結胸卽是太陽陽邪內入當用大陷胸矣今誤下而成痞乃是太陽陰邪搏飲故用半夏瀉心湯獨去生薑者惡其辛散引津液上奔也君半夏者瀉心諸方原用以滌飲此因證

起於嘔故推之爲君耳

赤石脂禹餘糧湯

赤石脂一斤碎味甘溫禹餘糧一斤碎味甘平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二服

論曰人之腹中各有疆守管領如郡縣約束如關津胸乳以上太陽之分也陽邪能據之而病不及下陽不能使陰病也故陽邪結胸拒痛而止鞭連心下心下胃上陽分之陰也陰邪恒據之而勢與下通故陰邪成痞則搏飲心下而腹每雷鳴或下

利故能使下利者心下居其一胃爲水穀之海。強則能食便堅弱則中失健運水穀不化陰邪下流爲洩故能使下利者胃又居其一大腸爲傳化之官得小腸而泌水膀胱清濁以分糟粕之不至淖澤而下泄賴大腸之屈曲關鎖也大腸或爲風寒溼熱所侵於是清濁不分而水穀并出太便甚則謂之開腸故能使下利者大腸又居其一腎爲胃關主二便。強則彼此氣行使無妄出衰則寒滑不禁或溼熱鬱利故能使下利不止者腎又居其一

若此之下利不止心下痞鞶明係心下水飲下注用瀉心治痞法以清致瀉之源不爲誤也他藥下之胃以無辜受傷故利不止責在中焦而改用理中亦非誤也然利不止豈非下焦受寒腎不主事乎故以赤石脂之甘酸大溫禹餘糧之甘寒而澁性復鎮重者以固其下亦非誤也然利又不止必利下時溼熱混雜清濁之分失其職矣故又曰當利小便以輔前方而成完守之功也。

大柴胡湯

柴胡半斤味甘平

黃芩三兩味苦寒

芍藥三兩味酸微寒

半夏半升洗味辛溫

生薑五兩切味辛溫

枳實四枚炙味苦寒

大棗十二枚擘甘溫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用大黃二兩若不加大黃恐不爲大柴胡湯也

論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者表既未解裏證已迫然非結胸者比也彼結在胸而表裏之熱反不熾盛是爲水飲結在胸脇也

或其人頭有微汗乃邪結在高而陽氣不能下達也故須以大陷胸速去之若外邪不解胸中痞鞭而兼嘔吐下利蘊結必不定在胸上故以大柴胡兩解表裏無取於陷胸耳若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加往來寒熱亦用大柴胡謂陷入原少仍兼半表未全入於裏也若過經十餘日二三下後柴胡證仍在者其人之邪屢因誤下而深入卽非大柴胡所能服故必先用小柴胡提其邪出半表然後用大柴胡也至若三承氣彼乃全裏無表視此

傷寒所宜發明

更不侔矣。此雖用大黃枳實，有白芍加小柴胡，中則和解之力居多耳。

旋覆代赭石湯

旋覆花

三兩味

人參二兩味

生薑

五兩切

味辛溫

半夏

半升

洗味

代赭石一兩味

大棗

十二枚
擘甘溫

甘草

三兩炙

味甘平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

溫服一升日三服

論曰邪因汗吐下而解矣。然且心下痞鞭噫氣不

除。不問而知爲胃氣虛逆。其痞鞭者虛逆則津不得下而聚爲飲。飲故痞也。其噫者逆氣溢出不必有聲。有聲則爲呃矣。前云乾噫食臭。此但云噫氣比食臭則無滯而虛也。故治法但以補虛鎮逆爲主。而兼消飲。唯噫氣而飲留致痞。痞之過不在飲而在虛也。土虛則肝木乘之。因假其氣而爲逆。故以人參補虛爲君。代赭石之苦寒鎮重而入肝。領人參下行以鎮安其逆氣爲臣。旋覆花之鹹溫能軟堅行水。下氣合薑半開痞爲佐。甘草大棗味甘。

傷寒原方發明

調胃之主藥故以爲使。

小陷胸湯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括蔞實大者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括蔞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

論曰陷胸湯丸大概爲太陽誤下者設也。若不因誤下則胃中未致空虛客氣何能動鬲卽或有水嘔水洗爲寒遏而成寒實結胸然而無熱則太陽之邪已去表矣不見陽明證是未傳陽明矣非水

飲搏結而何內未大傷外邪亦淺故以三物小陷胸主之更有不因水洗所遏而其人痰飲素盛搏邪怕按者表邪不甚而結正在心下中尙未虛而脉見浮滑故亦以小陷胸驅之謂黃連半夏括蔞已足泄熱散結無取硝黃甘遂之擴悍傷胸上和平之氣也仍曰小陷胸見未離太陽爲治特別異於瀉心之治陰邪而低緩者耳

文蛤散

文蛤五兩

鹽寒

右一味爲散以沸湯和一錢七服湯用五合論曰鹹能軟堅能清熱能走腎以勝水故有止煩化痰欬逆胸痺之用此仲景以之爲因寒鬱熱宿飲膠結主薦也然觀易五本之意則知此爲清熱消飲之輕劑故必不瘥而後爲兩解之圖也且必於欲飲水反不渴者用之則知能洩偶鬱之熱而不能勝實結之熱矣

白散

桔梗三分味辛巴豆一分去皮心熬苦微寒黑研如脂平溫

貝母三分味辛

辛苦平

右三味爲末內巴豆更於日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盃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噀之洗之益令熱却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論曰桔梗之提貝母之散巴豆之下較小陷胸湯是從治以劫之也此湯本爲寒實結胸然劑稍峻

仲景胸方卷中
二十一
矣。又設言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謂失汗而煩用文蛤散或雖汗而邪下溜腹痛仍以大和脾氣爲主也。活人不拘寒熱陷胸湯不瘥用枳實理中丸應手而驗庶非蹈險者乎。

柴胡桂枝湯

桂枝去皮
黃芩
人參各一兩
甘草一兩
半夏二合
芍藥一兩
大棗六枚
生薑一兩
柴胡四兩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論曰心下支結喻先生謂邪結於心下之偏傍而不正中此不易之論矣。病至六七日心脇之間忽有此欲結之意明是太陽之邪將傳少陽特留連而未卽離太陽之經所以發熱肢節煩疼然惡寒微而嘔亦微其在外者有向裏之意其陷入者有戀表之情無論外證未去決無用大陷胸之理卽小陷胸但能驅飲豈能主表乎故合桂枝柴胡還治其表然實以小柴胡和解爲主觀其分兩之多寡而立方之意顯然此卽太陽證見一證少陽爲

治之意也。全不理支結者邪。之源清而偏傍小結。自無不瓦解冰消耳。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半夏二兩洗
生薑一兩半
鉛丹一兩半
大黃二兩
桂枝一兩半
人參一兩半
龍骨一兩半
牡蠣煅一兩半
茯苓一兩半
柴胡四兩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棋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論曰下在八九日後未爲大誤而爲變特異喻先生因推原致異之由謂伏飲素積外邪未盡乘虛陷入積飲挾之填滿胸中則膻中之氣不能四布而身重熱壅方寸而心驚此最得病機之要者矣又謂錯雜爲治實專治心蓋京師莫安而後方鎮用命此實仲景擒王之捷法也然細詳之大意以和解爲主認證以風因爲要釀變以痰飲爲本而治法之端緒則以寧心爲首務也蓋誤下之變風邪結胸寒邪則痞一定之理今瀦不在腹而在胸

此陽邪在陽之微也。加煩則益明矣。讖語者因下後而津液燥熱也。燥熱則氣不化而小便不利矣。一身盡重者，陽氣內鬱而不榮於表也。且伏飲搏邪外走，則如溼內攻，則心爲之驚矣。此正如半表裏之邪，而錯雜稍甚者也。故仲景以小柴胡和解爲主治。因中滿而去甘棗，因飲而加茯苓，合薑半以逐飲，因證本風，因而加桂，以達表通陽，因胃熱胸滿，微有痞意，而加大黃以清結熱，然而都城震動，非悉力入援，則閩外圖維無補，社稷故以丹鉛

之重鎮酸涼，龍骨牡蠣之性滯而安神者，建匡主之元功。觀其以柴胡首湯名，和解之意可知矣。柴胡者，小柴胡也。猶之云桂枝加附子也。觀其以龍骨牡蠣獨表而出之，重心爲治可知矣。否則藥味十一，何獨揭此爲名耶？

炙甘草湯

甘草 四兩炙 生薑 三兩切 桂枝 三兩去皮
人參 二兩味 味甘平 生地黃 一斤味 甘寒 阿膠 二兩味
麥冬 半升去心 味甘平 麻子仁 半升味 甘平 大棗 十二枚 膜甘溫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復脉

湯

論曰○結代脈在傷寒之後○其爲正邪相擾○以漸致虛可知矣○然至心動悸而無在越等證○則邪亦微○於是○有虛中見邪者○則爲來緩時一止而爲能自還之脈○邪衰而正亦衰者○則爲不能自還○隨呼吸相引而復動之脈○皆因無陽而液涸津枯氣餒不能冲開凝結之陰○陰病而結也○代則甚矣○故以桂

枝全湯行陽之劑○去芍加參○先扶其陽○隨以膠麥地滋養其燥○又恐人不察其獨培中土之意○而揭其湯名曰炙甘草湯○以見參甘相合而主持有本○然後潤藥無偏陰之患○桂枝無陽勝之虞○彼以桂麻合用○得石膏而名爲越婢○此單桂枝湯○加滋陰者四而育陽以長陰不更甚於冬日之煖乎○去芍藥不獨慮其寒也○謂寒而酸與陰爲伍不若地麥之涼而甘猶與陽爲徒也○然此證非亡陽之比○乃陽弱而陰枯也○若更以薑附劫之○則立槁矣○

四逆湯

甘草 二兩炙

乾薑 一兩半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辛大熱

右三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分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論曰太槩主陰寒尤太陰自利不渴陰證病在裏故穀病則自利內有真寒故不渴凡陰證病在裏故脉沉寒則血脉凝澀故身痛四肢受氣於裏裏寒

則陽氣不得宣布故四肢厥逆而冷更下利則益知裏寒或脉不至則是寒極而脉伏也故以甘草合乾薑生附爲太辛太熱經日寒淫於內治以辛熱此皆主純乎陰寒者而以此申發其陽氣也然有傷寒誤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云急當救裏宜四逆見四逆雖專主臟寒然有表邪未除裏寒爲重者亦當先以四逆救裏此又用四逆湯之變通矣涼服者熟因寒用也

梔子厚朴湯

梔子十四枚擘厚朴四兩薑枳實四兩水浸去
味苦寒 炙苦溫 穢炒味苦寒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

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論曰滿而不煩卽裏證已具之實滿煩而不滿卽表證未罷之虛煩合而有之更卧起不安明是邪湊胸表腹裏間無可奈何之象故取梔子以輕拂其邪合枳朴以洩腹中之滿似乎表裏兩解然而梔子少枳朴多邪勢趨內故洩滿爲主也

梔子乾薑湯

梔子

十四枚擘

乾薑

二兩味辛熟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

一服

溫服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論曰身熱未去爲煩亦微則襲入之邪原少但經大下中虛可虞他藥補之徒足助邪故唯以乾薑溫中中得溫而氣壯邪乃不深入也梔子色赤味苦入心而治煩香豉色黑味鹹入腎而治躁此以微煩故并去豉不欲其大發也

梔子生薑豉湯

於梔子豉湯方內加生薑五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服

論曰彼少陰鬲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今嘔而仍以危豉湧之但以生薑安其嘔何也蓋虛煩不得眠太陽餘熱也甚至反覆懊憊熱亦不小矣然而嘔者非寒飲也乃胃氣爲熱所搏而不散故既以梔豉湧邪上出復以生薑之辛散其結耳然則雜病之嘔脈細溫飲不煩無熱非寒而何脉浮數喜冷飲煩熱吐酸非熱而何以此類推薑半止嘔

梔子豉湯之法可槩施耶

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枚擘香豉四合綿裹

味甘寒

香豉

味苦寒

右一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一升半內豉取一升半去滓分爲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論曰梔豉之用虛煩實煩皆可太抵爲下後有太陽餘邪未盡或先經汗吐而又下者總爲胸中陽氣不足最虛之處便是客邪之處於是甚則身熱

胸中結痛○或但窒塞○而煩躁○爲實煩○不甚則外熱除○而心不室○但虛熱留壅○煩而不眠○或反覆懊惱○爲虛煩○皆非大滿痞結者○比故以梔豉輕劑湧之○所謂邪高者○越之也○卽有太陽病○兼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舌胎○皆見陽明之證○亦湧以梔豉而徹去膈熱○則治太陽而無碍○陽明耳○卽有熟鬱結氣○致頭汗出○而心中懊惱○不結胸○則邪本輕微○亦梔豉湧之○以徹其熱○則陽得下通○於陰而濶然○汗解耳○蓋香豉原主寒熱惡毒○煩躁滿悶○亦能調此意也

梔子甘草豉湯

於梔子豉湯方內○加入甘草一二兩○餘依前法得

吐止後服

論曰○因少氣而加甘草○謂補中似也○然觀彼脉結

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此若但取補中何不炙之而生用耶要知既有虛熱中雖少氣未可補也因推原氣少之故乃熱傷元氣故以甘涼調中而化熱調亦是補然非主補也使果宜補則不敢湧之矣

乾薑附子湯 右二味

乾薑一兩味

辛熱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

破八片味辛熱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論日下後復發汗其非無汗可知如過汗而陰虛

則應夜不安卧或嘔渴倘有復感則身必熱厥不沉而有表證矣今下且汗後而夜安靜不嘔不渴是無邪擾其陰也晝反煩躁甚至不得眠其勢非常小可矣明是陽王於晝陽欲復虛不勝邪故相爭而然夫煩躁風微也否則陰躁也今脉微無太熱是外無襲邪而更煩躁非陽虛發躁之漸乎故以生附乾薑急溫其經比四逆不用甘草者彼重在厥故以甘草先調其中而壯四肢之本此重在虛陽上泛寒極發躁故用直搗之師而無取扶中爲

治耳

茯苓白术甘草桂枝湯

茯苓四兩味甘平

桂枝三兩去皮味辛熱

白术二兩味苦甘溫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論曰心下逆滿氣上衝胸寒邪搏飲壅隔陰火於膺間動卽上炎所以起則頭眩已屬裏證設脉浮緊亦止可兩解今脉沉緊明係飲中留結外邪乃不用瀉心等湯蓋當吐下之後外雖解而津液盡

竭又復誤汗而振慄動搖故以苓木滌飲爲君桂甘驅邪爲佐庶津液得以四布而滋養其經脈也於桂枝湯去芍藥者飲爲陰邪酸寒益其陰耳不用薑棗者過不在營衛也

抵當丸

水蛭四十箇味苦寒

蟲蠶二十五箇味苦微寒

桃仁二十箇去皮尖

大黃三兩

右四味杵分爲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醉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論曰寒爲陰邪風爲陽邪傷寒蓄血較中風蓄血更爲凝滯況結在下焦便自利血自結毫無欲下之意抵當湯誠爲不易之定方矣但湯者蕩也陽邪入陰一蕩滌之卽散丸者緩也陰邪入陰恐蕩滌之而不盡故緩而攻之因熱甚血堅也不可餘藥見湯丸之間卽已不同不必別用峻藥耳

桂枝附子湯

桂枝四兩去皮味辛熱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生薑三兩切味辛溫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大棗十二枚擘味甘溫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論曰卽桂枝去芍加附子湯而又多加附子者也蓋桂枝湯本屬陽劑以芍藥一味和陰取其亦走經不比他血藥也然酸寒之性不黨於風而黨於溼故桂枝治風之劑兼芍爲和陰之善物同之驅溼則惡其溼矣今傷寒七八日反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明是風溼相搏以不頭疼不嘔渴知風溼之邪不在表不在裏而在軀殼然其原因於寒幾於風寒溼合而爲痺矣芍藥非寒溼證所宜故易

以附子之辛熱多至三枚從桂枝之後爲純陽剛劑以開凝結之陰邪然脉不單濶而浮虛先見是溼少而風多也故藉一附子而迅掃有餘否則又宜术附湯驅溼爲主矣

术附湯

於此方內去桂枝加白术四兩依前法論曰溼從下受之故身雖極重而無頭痛加以脉浮虛而澁則表裏皆爲風溼所搏故以桂枝湯去芍加附取其疾馳而迅埽表裏無不至也若其人

小便利則內溼行矣更大使鞭則無溼而有熱矣不渴則熱亦微矣不嘔則無表矣然且身疼極重豈非風溼止搏於軀殼間乎故白术以去其溼薑棗行肝津以和營衛甘草佐之加附以行薑棗白术之勢而反不用桂枝者邪在軀殼之表不在經絡之表故易白术爲君則風之挾濕者不從表解而從熱化也前去芍方爲脉浮虛也則此之去桂脉不浮可知矣

甘草附子湯

甘草二兩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

白术二兩味甘溫

桂枝四兩去皮味辛熱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者爲妙。

論曰：此與桂枝附子湯證同，是風溼相搏然。彼以病淺寒多，故肢體爲風溼所困，而患止，軀殼之中，此則風溼兩勝，挾身中之陽氣而奔逸爲灾，故骨節間風入增勁，不能屈伸，大傷其衛，而汗出短氣。

惡風水亦乘風作勢，而身微腫。其病勢方欲擾亂於肌表，與靜而困者不侔矣。彼以薑棗行其津液，而散困鬱之溼者，此以行其津液而益增擾亂之勢，故并去薑棗之行，而反以甘草首湯名。且加白术，非止流溼也，亦培其根本重地以爲禦侮之主。而封疆傾危，專託桂附以爲撥亂之功臣耳。

麻黃連輶赤小豆湯

麻黃二兩去節

赤小豆一升味甘平

連輶二兩連翹

杏仁四十箇去皮尖甘溫

大棗十二枚味甘溫

生梓白皮一升苦寒

傷寒原力發明

生薑二兩切

味辛溫

甘草一兩炙

味甘平

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
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則盡
論曰凡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非謂表邪入裏
而瘀熱也凡言瘀字有挾溼之義焉此不曰表解
而曰傷寒表未解也不曰熱結而曰瘀熱非熱邪
驟結乃有相因而瘀之也不竟曰瘀熱而曰瘀熱
在裏對表而爲言也故遂揣測其表裏搏邪之變
而曰必發黃讀斷傷寒二字便醒明是表裏之間

寒熱不等有溼爲之醞釀表邪不去而後巡生變
觀仲景於發汗已身目爲黃之例詳之曰寒溼在
裏不解故也此獨曰瘀熱在裏則知此之發黃蓋
由寒溼在表而另有瘀熱在裏矣故以麻黃湯去
桂加薑棗以主表間之寒邪加連轺梓白皮之苦
寒入心胃而解熱赤小豆之甘平下水而滲溼然
則仲景前所謂於寒溼中求之不卽言裏有瘀熱
乃見寒溼之變不同裏有瘀熱其一也然寒溼之
在傷寒又爲偶異之證特揭言之欲人詳其因溼

成變之故當以治寒溼法參以治傷寒中相爲斟酌耳。按海藏謂梔子檗皮湯連軺赤小豆湯治身黃小便利而身不疼者此爲乾黃活人謂桂枝附子湯去桂加白朮湯治身黃小便利而身盡痛者此爲溼黃皆就發黃本證揣摩之詞未悉仲景於傷寒表裏間回翔審顧而施其治法之妙矣。

梔子檗皮湯

梔子一十五箇 甘草一兩味 黃檗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論曰仲景凡見發黃而有陽明證標之爲陽明病謂證見陽明卽從陽明治例而通變之此其常也其有未見陽明證而發黃者特變其法日於寒溼中求之謂證出寒溼之變卽不得以太陽例治也梔子檗皮湯此其一也故首揭曰傷寒身黃發熱者已別異於陽明病矣旣太陽表邪卽不可妄行攻下使邪乘虛陷入陽明中土况熱已發出自與內瘀不同卽當隨熱勢清解其黃故以梔子檗皮解散之益寒溼之證難於得熟熟則其勢外出而

傷寒原方發明

不內入。故驅之爲馬也。

太陽下篇

大青龍湯

麻黃六兩去節
味甘溫
桂枝二兩去皮
味辛熱
甘草二兩炙
味甘平

桂枝二兩去皮
味辛熟
甘草

味甘平

杏仁四十箇去皮
尖味苦甘溫

溫皮

生薑 三兩切

大棗味甘溫
桃仁石

石膏如鷄子

碎味微寒

不以水煎，先煮麻黃減一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論曰。太抵病之寒因者。易致內熱。蓋寒邪比風邪不同。風爲陽。爲外。爲上。爲動。寒爲陰。爲內。爲下。爲靜。故鬱閉。則內熱隨生。如仲景一百十三方。白虎湯爲最涼。次則大黃黃連湯。白虎加人參湯。竹葉石膏湯。皆於寒因後用之。自可知矣。大青龍者。仲景爲傷寒無汗而更煩躁者設也。謂煩躁風徵也。證既因寒無汗矣。又乃挾風而煩躁。風欲自汗。外洩。以寒故不能自由。徒躁擾於外寒。爲風閉。卽未入裏。能無鬱熱乎。所以桂枝麻黃二湯合用。獨加

石膏。并去和陰之芍藥。蓋風寒糾纏。非疾驅不可。恐留芍藥助寒邪沉滯之性也。發表不遠熱。此兼石膏。并去其鬱熱。如減號。而兼取虞。非堂正之兵也。蓋石膏味辛氣雖涼而不滯。麻桂之行也。但全無調劑之意。能免雷轟電掃之恐乎。故曰。大青龍。言其聲勢之張。而行雲致雨之驟也。抑寒因者。熟易鬱。此爲醫中至理。雜證皆可類推。不獨傷寒爲然。所以後人於痰湧偏枯。外顯肢體之證。槩以中風統之。謂寒鬱內熱風鬱外爻。理有必狀也。人本

虛寒而寒邪直中者則單顯虛寒證爲稍不同耳。

真武湯

茯苓三兩味

甘平

芍藥三兩味

酸平

生薑三兩切

味辛溫

白朮二兩味

甘溫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

八片味辛熱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加減法

若欬者加五味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論曰熟附能補配以生薑之辛則補中有宣發之意兼以芍藥之酸則宣中又有收斂之能復加苓术者蓋水本坎止唯挾外邪而橫逆射今有薑附芍以溫經而調劑之矣苓术復能攝水下入故少陰病至四五日有水氣者用之水既下趨則不復能上注也此之誤汗而亡陽心悸頭眩身瞞者亦用之水既內入則不復能外溢也一舉而扶土制水共成溫經之功故曰真武取其能鎮北方之水也蓋腎雖屬水父母構精時一點真陽實伏藏

於中以爲發揚之本。正如北陸藏水。一陽內伏。春夏敷榮。賴此而發。但位居北極陰之至也。更加客寒。孤陽欲鍾。故必以薑附爲主劑。陽得熱而不散耳。但邪已外布者。非斂之不入。邪之凝結者。非引之不出。邪之阻遏者。非暢之不遂。故有時汗下後。無表證。肺沉微者。乾薑生附獨用。取其急溫也。其四逆湯。乾薑生附合甘草調停。以化其逆也。其白通湯。乾薑生附合葱白宣發。以通其勢也。其附子湯及真武湯。皆兼苓术芍藥。斂外以固其肉也。但附

桂枝用生附比真武。又加參而去生薑。則有旨補驅邪之不同矣。通脈四逆。卽四逆湯增甘草倍乾薑。另加葱九莖。則有隔逆淺深之不同矣。且每以熟附配生薑。乾薑配生附。總取宣補相濟已耳。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一兩十六錢去皮 芍藥

甘草炙去節 麻黃各一兩去節

大棗四枚擘 生薑切

杏仁二十四箇湯浸去皮尖及兩仁者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

仲景方略 卷四

五

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論曰傷寒陰陽虛總無補法以驅邪即是補也但驅邪中有風寒之異有和陰不和陰之別若桂枝去芍及去芍加附湯乃不欲和陰以滯其迅掃之勢也此湯在熱多寒少日久脉微緩之時政陽氣進而邪氣少本爲欲愈之徵乃脉微而更惡寒則脉微爲裏虛寒爲表虛汗吐下俱不可行矣柰面反有熱色是風雖外薄爲寒所持而不能散所以面顯怫鬱之熱色必宜總風寒兩解之故桂麻

合用但此爲寒持日久比誤下脉促不同故彼去爲此仍用些少之芍以和陰而馭麻黃之暴所謂用人之勇去其暴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

桂枝去皮

芍藥

甘草各十

生薑一兩三

錢切

大棗四枚

擘

麻黃十八銖

去節

石膏二十四銖

碎綿裹

右七味㕮咀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爲

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今合爲一方桂枝二
越婢一

論曰此卽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但分兩俱極少而生薑獨多別加石膏爲異證云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更汗宜此湯蓋無陽者亡津液之通稱也機關在熱多二字唯熱多故燥爍其液而無陽似乎裏傷而未成裏證也故既以脉微弱戒不可更汗復以石膏入合解風寒極小劑中下有青龍之意而去

青龍之猛謂石膏辛涼甚少胃兼得之則熟化津生而不得表寒柔緩如女婢故云越婢耳生薑多者取其辛溫益胃且勝石膏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一兩十七銖去皮芍藥一兩六銖麻黃十六銖去節
生薑一兩六銖切杏仁十六箇去皮尖甘草一兩二銖炙

大棗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

論曰兩與桂枝若病藥相合無不解矣今形如瘧日再發再發爲極輕之邪是邪本淺而易散亦爲微寒所持但比惡寒而面有熱色怫鬱難解者其欲出之情又復不同故麻黃只一乃略兼治寒恐有過當之患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於桂枝湯方內去桂枝加茯苓白朮各三兩餘

依前法煎服小便利則愈

論曰翕翕發熱氣蒸濕潤風象也而無寒之體

也誤下後尚如此則知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所以不解而證變乃更下之使邪勢乘虛入裏益誤矣故在表之風寒未除而發熱頭項痛無汗無汗者微寒之徵也在裏之水飲上逆而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不利者水不下行也桂枝已誤不可復用心下已微痛而滿可因無汗而復與麻黃耶故以無汗而去桂以小便不利加苓朮以導之取棗薑甘芍仍和其營衛而以苓朮治飲安其誤下之陰氣耳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三兩去皮

平

甘草二兩炙

平

生薑三兩切

平

牡蠣五兩熬

味酸鹹

龍骨四兩味

甘平

大棗十二枚

擘

蜀漆三兩洗去

平

腳味辛平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一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論曰誤服大青龍厥逆筋惕肉瞞而亡陽者乃汗多所致故用真武以救之此以火劫而亡陽者乃方寸元陽之神被火迫劫而飛騰散越此驚狂不

安此離中之火不復安既濟之常也蜀漆常山苗也有刲瘻截瘡破滯之功更加龍骨牡蠣極動極靜之骨屬借彼飛伏之意迎此散亂之機爲之舟楫以載神而反其宅一切安神補血之劑俱置不用無暇及之也然必合桂甘薑棗所以通調肌表而收拾其欲潰之勢也獨去芍藥者謂太勢擾亂總非約束所能及徒以酸寒陰重滯桂枝疾趨以達肌表之勢故去之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桂枝一兩

甘草二兩

牡蠣二兩熬

龍骨二兩

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論曰此比前方又去蜀漆姜棗蓋此之煩躁是天君未動而僅擾擾不寧故但用龍骨牡蠣而去蜀漆之猛以收鎮定之功既經火逆又下且針脾中津液不堪再宜故并去薑棗而但以桂甘微和其表所謂因時制宜稱物而平施也

又論按前二方以驚狂加蜀漆驚狂爲實也但煩躁去蜀漆煩躁爲虛也金匱治虛勞脉得諸芤動微繫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謂陰虛微陽擾之故扶陽固陰而兼與安神定魄也然前二方皆去芍虛勞則桂芍並用蓋虛勞以固陰爲主也至小品虛弱浮熱汗出者此方去桂加白薇附子則知虛陽擾於內尙可從容調之浮熱汗出非壯元陽則不可矣

甘草乾薑湯

甘草 四兩炙

味甘平

乾薑 二兩炮

味辛熱

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

服

論曰脉浮自汗出固是在表之風邪而小便數心煩則邪亦在裏加以微惡寒則在裏爲寒邪更加脚攀急則寒邪頗重矣乃用桂枝獨治其表則陽愈虛陰愈無制故得之便厥桂枝且誤其可用麻黃大青龍乎陰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也故用甘草乾薑湯以調中而復其陽者卽所以龍其寒也

若仲景論證像陽且誤治而厥逆者於桂枝湯加附溫經增桂令汗矣又飲以甘草乾薑湯者以桂走表附溫下中氣未安非甘草乾薑專溫其中則夜半之陽回足熟政不可知耳

芍藥甘草湯

白芍藥 四兩味

酸微寒

甘草 四兩炙

味甘平

右一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之

論曰前用甘草乾薑湯厥愈足溫不但不必治寒

仲景方考用
且慮前之辛熱有傷其陰而足攣轉錮故隨用芍藥甘草以和陰而伸其脚若陽自誤治證增桂加附而又用乾薑乃脛仍不伸似乎陰盛然咽乾譫語熱證相錯其非重寒汎陰可知故亦以芍藥甘草和其陰也

茯苓四逆湯

茯苓六兩味人參一兩味甘草二兩炙
甘平

乾薑一兩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

味辛熱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

三服

論曰汗出煩躁風證之常也。不汗而煩躁卽爲大青龍證。然脉弱汗出諄諄相戒謂挾風表虛而又汗之其亡陽爲最易也。今汗下不解轉增煩躁是正虛不能勝邪難與之爭而有欲負之勢故用茯苓最多併入參甘草乾薑生附彷誤用大青龍施真武之例而去木芍加入參甘草俾溫補兼施以安其欲亡之陽使虛熱自退煩躁自止而風寒之邪在所不計耳此證惑人在病仍不解四字仲景

石室經方卷之四
恐人因此而疑煩躁爲風邪。未服恣意表散危機。
一踏噬脣無及也。

黃連湯

黃連 味苦寒

甘草 炙味甘平

乾薑 味辛熱

桂枝 去皮味辛

熟各三兩 人參二兩味

半夏 半升洗

大棗 十二枚擘味甘溫

甘溫

味辛溫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論曰人之所恃以升降陰陽調和寒熱者全憑中

氣故卽有偶感之寒偶感之熱稍緩自止邪一而不爭也今胸有熱風邪在上也胃有邪邪者寒也寒熱之邪勢均力敵則心下胃上竟爲吳越戰場往來不通乃人身自然之陰陽反各從賊勢爲消長而不能勝調和之任欲嘔吐者熱邪上逼也然止言欲非真能嘔吐也爲抗而已腹中痛者非胸中之熱能入腹與爭也盜據中原而下土告陷失救援之望爲困而已故以黃連合半夏清熱而降逆乾薑同桂枝溫胃而散寒參甘棗爲維持調護

之主庶陽精無擾而陰精奉上矣其不用生薑者
生薑止嘔功在辛散上陽陷於賊熱下陰陷於賊
寒而精氣不貫病在兩頭故設法除賊以升陰降
陽邪不在中間無取辛散焉耳雜病欲嘔而不吐
胸上覺熱者亦當以此方推之

小青龍湯

麻黃三兩去節 苓藥三兩味酸微寒 五味子半升味酸溫
乾薑三兩味辛熱 甘草三兩炙桂枝三兩去皮
半夏半升湯洗 細辛二兩味辛溫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一升去上沫內
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加減法

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芫花如鷄子大熬令赤色
若渴者去半夏加括蔞根三兩若噎者去麻黃
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
茯苓四兩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論曰人身水飲停蓄心下則變證不一蓋水氣爲
陰邪故逆上則爲咳爲喘爲嘔注下則爲腸鳴自

利小腹滿。小便不利。以心下爲通衢。無所不至也。至若在傷寒表未解時。災變尤急。攻表則遺裏。攻裏則遺表。豈不兩難乎。不知太陽之邪。由皮毛而入皮毛。爲肺之合。水飲之逆。因氣爲使。肺爲氣之宗。故仲景一見水氣證。如乾嘔微利咳。發熱不問全備與否。竟於桂枝麻黃中加五味之酸。以收肺氣之逆。加乾薑之辛。以瀉肺氣之滿。加半夏細辛之辛。入陰消飲。下逆瀉肺耳。蓋細辛能入心瀉肺。補肝潤腎。而助其宣散。故於風藥中。獨有入陰之

劑。更合味芍薑半。以遂其內搜之性。雖有桂麻。不能直達表分。而但助其擴清矣。義取小青龍者。欲其翻波逐浪。以歸江海。不欲其興雲升天。而爲淫雨之意。後人謂小青龍湯爲發散輕劑。昧其旨矣。

白虎加人參湯

於白虎湯方內。加人參三兩。餘依白虎湯法論。曰白虎湯。但能解熱。不能解表。故必無表證。而裏熱者。宜之。煩渴。裏熱之徵也。至欲飲水。知陰火燥爍。無陽而液乾陽虛甚矣。故加參以濟之。若背

微惡寒而口燥心煩者。蓋背爲至陰之地。今表熱少。裏熱多。挾虛故。雖表退而有寒。比通身惡寒。不同。故亦加參。若汗煩渴。脉皆大者。則雖熱而虛可知。故亦加參。若傷寒七八日。至太渴舌燥而煩者。甚至欲飲水數升。其熱何如。特以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而時時惡風。乃氣傷於熱而餒。不可泥爲表邪。亦白虎加參以表之。微風爲輕裏之因。寒變熱。結爲重也。設脉但浮而不滑。證兼頭疼身痛。則雖表裏俱熱。而在表之邪渾未退。白虎不可用。

白虎湯

卽加參。不更助其邪耶。

知母

六兩味
苦寒

石膏

一觔碎
味甘寒

甘草

二兩味
甘平

粳米

六合味
甘平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

日三服。

論曰。白虎湯不能解表。此主傷寒。脉浮滑。表有熱。裏有寒。然則仍主表裏雙解耶。不知傷寒以滑脉爲實熱。故陽明病讖語。發潮熱。一證。脉滑而疾者。

卽與小承氣觀彼，則知此之脉浮滑爲宜涼之表，而非待解之表矣。故曰表有熱明，非發表不遠熱者，比也。寒喜傷陰，陰傷生熱，故曰裏有寒，寒者邪也。寒變之熱也。表裏俱熱，肺之困極矣。故以石膏之辛，合知母之苦，而治之。名曰白虎者，白虎爲西方之金，暑熱得秋金，而肅清以是爲救肺之功臣也。狀石膏知母之救肺實，以攻胃也。以胸胃爲肺之堂奧，內外俱熱，肺無容身之地，故不得不假此以消其炎熱。石膏實爲重劑，非他寒涼可比。故以

甘草梗米監之。若三陽合病，亦用白虎。蓋合病多熟，不治表而治合，合者裏也。故汗下皆不宜而唯以白虎湯爲主治。正如太陽少陽合病之主黃芩湯耳。門人問曰：先生謂合病，熟不治表而治合，然則太陽陽明合病，兼桂麻二湯，而加葛根，獨非治表耶？曰：傷寒凡見太陽，未罷必以解太陽爲主。太陽與陽明接界，而合病，則仍重太陽爲治，故但以葛根兼管陽明，而不得從太少等合病專治其合之例耳。

